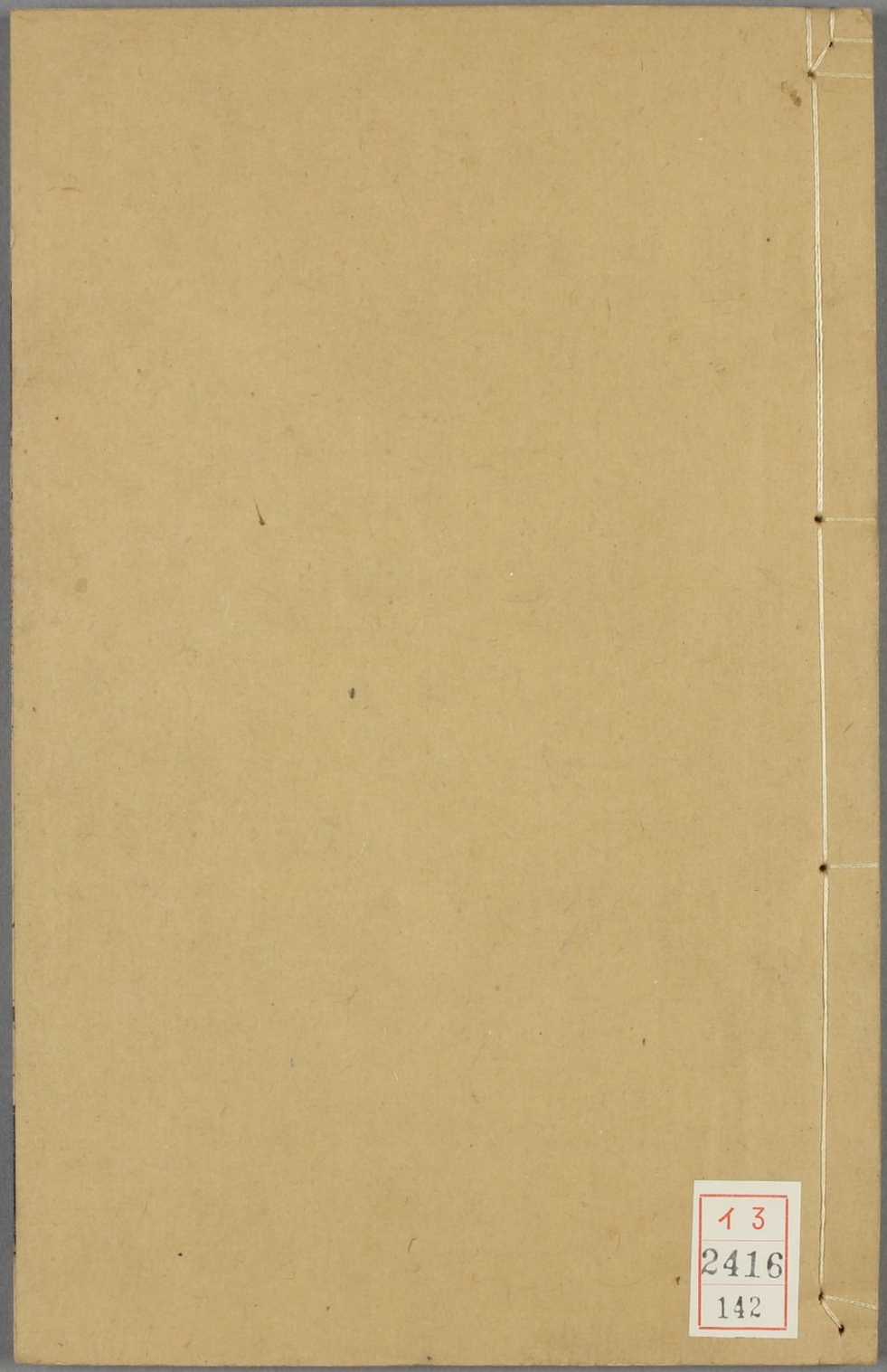

13
2416
142

13
2416
142



報讎一

禮記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增 又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原 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增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



半濤文庫

<2004-702>

和之凡和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孟子曰惡聲至必反之

## 報讎二

晉太公六韜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讎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世可也　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又蔡侯緝息嬀於楚子楚子伐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遂伐蔡　又齊懿公之爲公子刖郦歡之父而使歡謀弒懿公　又晉呂錡夢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又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託於紀鄣紡纑以度莒城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齊師夜縋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又吳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以戈擊闔廬傷將指

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又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極為少傅無
極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
子尚次子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
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
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
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
乎　史記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
膽飲食必嘗膽也又夏則握火冬則抱氷　仲子崔者



季路之子也將報父讎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孟懿知
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
是日孟持木戟蒲弓與子崔戰而死蓋悔殺季路而以
死成子崔之孝也　戰國策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
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厠欲刺襄子襄子如
厠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
癩吞炭為啞詐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
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
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
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恨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劒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死

史記魏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孫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敗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魏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

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儀執張儀掠笞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若飲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而城　又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發吏捕之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喟然歎曰嗟夫為法之敝一至此哉亡至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執以歸秦秦車裂以殉　又魏相魏齊笞擊范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范雎得出遂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雎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閉步之邸見

須賈須賈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睢曰主人翁願爲君借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睢請先入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睢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入言之昭王罷歸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令歸報魏齊速持頭來又曰范睢睚眦之



怨必報　原　史記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睢報讎乃爲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十日之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曰謂曰范君之讎在君家願使人歸取頭來平原君曰不在臣所昭王乃令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　晉　又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卑辭厚禮請見荊軻軻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樊於期言復仇之事於期遂自刎太子裝遣軻軻入秦王大喜見之軻奉圖以獻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袖絕王環柱而走軻逐之王拔劍以

擊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殉　又曰漢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漢書鄒陽布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又鼂錯爲御史大夫使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迺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吳楚復其故地



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斬錯東市　又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爲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中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服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甚便　又河東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變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文

又原涉與新豐富人祈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疾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眞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史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今爲君計莫若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眞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尹公爲眞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遂殺游公及子斷兩頭去

原 東觀漢記鄧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候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惲即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

又趙喜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喜嘗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增 又彭寵故舊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託寵居寬仇家趙伯有好奴以賕寵寵貪之爲盡殺寬家屬寵之悖德不仁貪很如此 謝承後漢書橋元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報讎繫臨淄獄元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縣令路芝酷暴因殺之懼元收錄佩印綬欲走元自以爲深負孝子捕芝笞殺以謝孝子冤魂 又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吾不

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虞
荔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貢客爲貢報讎射策中頰
世說晉孫秀旣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
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
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及岳石先
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
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
所歸乃成其讖　晉解系傳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
倫孫秀以宿讎收系兄弟將殺之梁王肜救之倫等怒
曰我見水中蟹尚欲殺之況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并戮



其妻子　唐書楊炎爲吏部侍郎劉晏爲尚書盛氣不
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爲載
報讎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傅其罪知庾準與晏
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
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
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爲冤　宋曹光實蜀夷人張
忠樂羣行攻劫憾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光實負其
母以出賊殺族三百餘口又發冢墓光實白王全斌誓
雪冤憤遂率兵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　又張浚送曲
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入骨浚以

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赴逮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燔之以火而死　宋帝景德祐中放賈似道循州遣使監押之會稽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令似道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及舟次南劒州黯淡灘謂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緜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妾即厠上拉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元阿合馬專政有宿衛士秦長卿發其奸竟爲所殺十九年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詐稱



皇太子還都入建德至東宮門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即牽去以銅鎚擊殺之著挺身請囚被誅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乃盡得其罪惡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戮其尸按著素無怒於阿合馬爲天下除殘耳

原　列女傳龐淯母趙氏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雠乃喜以爲莫已報娥乃潛備刀兵以候雠家十餘年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雠已報請就刑　又衛義姬者其夫有先人之雠雠家來報壻避之雠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

積薪燎之遂不言而燒死　又潁川公孫氏女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讎人爭欲甘心其母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安足殘戮以塞怨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讎遂殺之而舍其母　東觀漢記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貲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爾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增　又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令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　東漢獻帝建安中丹陽都督嫣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氏紿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語舊將孫高傅嬰等合謀晦日設祭哭盡哀除服置高嬰戶內使人召覽入將拜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共殺覽餘人就外殺戴員徐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將

原　又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其夫

有讎讎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爲中間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曰諾因曰夜在樓上新浴頭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而待讎家果至斷其首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讎以爲義遂釋其夫 唐史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讎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劈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又賈孝女濮州鄄城人字碎金年十五父爲族人元基所殺孝女弟疆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疆仁能自樹立教伺元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憫歎詔并免之 又段居貞妻謝字小娥豫章人居貞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得免至上元夢父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隴西李公佐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伺候蘭與春醉臥閉戶拔劒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翕春黨數十皆抵死 又衛方厚妻程太和中方厚爲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

之使闔棺甚牢閉久乃絕程至闕下自狀陳冤昌齡乃得罪文宗封程武昌縣君（冥報）漢書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者此耳王朝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也然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後漢書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爲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故也（晉書鄧攸避賊舍已子而攜弟之子其子朝棄暮反攸縛子於樹而去史臣曰絕子奔走豈慈父之用心也絕嗣宜哉（唐李德

裕名僧問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歎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米盡遣使饋羊四百公大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矣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卒（明奔州史料高祖初徐中山達常開平遇春破陳友諒兵於池州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欲悉殺之達不可以聞上上命釋爲兵使者返則遇春以其夕悉殺之達不及矣存者僅三百人上不懌放之歸然竟不以罪遇春也文皇靖難時破李景隆降

胡三百騎上命釋留宿衛胡騎指揮星吉一夕盡殺之又於滄洲破南師獲卒萬人皆給牒放歸會日暮有未給者三千餘人指揮譚淵悉殺之上雖切責淵吉而惜其功亦不罪也然不旬日內淵吉皆戰沒常公雖建開國勳而四十遽夭二子嗣爵皆不終　又自錦衣衛典詔獄領刺事官校張權者四人皆不終永樂紀綱為都指揮僉事凌遲處死族滅家籍天順門達為都指揮僉事遠戍家籍嘉靖陸炳為太保左都督死後削奪諸子流徙家籍　又傳瀚欲攘取內閣位嗾監生江瑢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政實代瑢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禍自此始矣後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入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成疾踰年死



報讎三　冥報　兄弟讎　物報　父母讎　交游讎附

原甘心　快意　左傳齊人謂魯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下蒙布事詳報讎二　填海　精衛赤帝之女姓姜遊于東海溺死化鳥常銜西山木石填東海　左傳晉卻克使於齊卻克登婦人笑於房卻克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請伐齊　釋憾　雪恥　又曰請君釋憾於宋　報仇雪恥　修舊怨　反惡聲　左傳吳子伐陳復修舊怨也言入姜不修德而修怨也　下北宮黝事見上報讎　伯樂氏　楊阿若　國語尹鐸以其貲如伯樂氏樂氏曰吾為主圖怨若怨焉云　楊阿若報讎為事詳游俠　詣謝不見　睚眦必

報後漢書羔勳與蘇正和有怨刺史梁鵠欲殺正和勳
救免正和詣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不為正和復
自殺之　下詳報讎二　斬霸陵尉　獲魏齊首俱詳報　惟思
舊怨　不忘襲讎左傳楚子常惟思舊怨以敗
子元曰婦人不忘襲仇我反忘之　又
交讎反殺　私憾敗國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
復也謂重殺也邦國交讎仇明不和諸侯得即誅之此欲
除害弱敵也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
師故敗君子謂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莫大
焉　釁不可失　逃不如死　左傳讎有釁不可失也
又楚昭王曰棄盟逃讎不
如死一也　其死讎子　奮其武怒　肆其忿憾　又晉人若喪韓
怒以報其大恥也　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呼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
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公懼覺疾病卒乃趙氏之祖也　冥報晉夢大厲　鄭驚伯有　左傳晉
景公夢



又鄭人相驚以伯有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
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齊燕平
之月壬寅公孫段卒　彭生豕啼　趙之棺壓　又齊人殺彭生襄
公田于貝丘見大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反
誰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起義既敗子琳之渤其逃
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
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元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趙
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趙之當得賞乃
向趙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嘉其節厚為
殯殮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其頭折節死聞之
者莫不以為　後漢王忳為郡
有天道焉　令到官至藁亭　藁亭訴冤　鵠亭稱枉
有思數殺過客忳夜聞有女稱冤忳曰有枉狀可前來
理曰妾夫為涪令此亭長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
盜財貨忳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徼也忳曰當為
治理明旦名游徼詰問具服同謀十餘人並服辜搜
神記漢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至蒼梧郡高安縣宿鵠
奔亭夜半有女子呼曰妾本廣信縣蘇氏名娥嫁與

同縣施氏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匹與婢致富欲之傍縣日暮止此爲亭長襲春刺死合埋樓下無所訴冤故來見明使君啟掘之果得刀痕使捕捉拷問具服奏請斬之

## 秦檜鐵杖　祖仁大石

唐柳珵常侍言錄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卨有考試宗尹趙鼎有事發矣理宗朝檜事受害忠良我已訴於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腫以死其子塙亦死方士伏章見塙荷鐵杖云父在酆都果見檜檜屬方士回煩傳語夫人東牕事發矣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荊湖暴死復甦曰適見陰間趙宋幽泰檜事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北虜汾州刺史仆朱兆間禁死自汾州入宮敬宗步出雲龍門外城陽王徽走投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引拔也祖仁利其金百斤馬五十匹私謂子弟曰仆朱兆賜慕城陽王封萬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令其逃使人於路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百匹在祖仁家可取之兆覺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併家舊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猶不足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

## 孝直懇帝　羌岵訴天

搜神記漢景帝敕將梁緯枉殺段孝直孝直懇愬于帝敕將梁緯在孝直墓所斬而祭之

晉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才昔日雖相鄙薄君好不念舊惡置酒開懷曰羌岵秀

仍追贈尚書郎

石晉景帝敕

為我作書名之當與一岵謀反罪當出斬岵大叫曰韓魚名我來受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桑坐卜軒見岵來曰相公生殺在己岵昔日同塲屋間相謔虐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桑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岵曰得君之命而已桑不久而死

## 謝罪　屍怒起坐

漢魏其侯灌夫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唐左史江融因徐敬業反被羅織周興杜秦殺之融叱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侯灌夫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侯灌夫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唐左史江融因徐敬業反被羅織周興杜秦殺之竟死鴻書興曰吾無罪枉戮死不屍起坐是死後元善俄得狂坐者三似怒不息

## 狂疾常呼　白日見刺

宋史向士璧數立奇功賈似道調監察御史陳寅等劾罪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幕屬方元善逢迎似道士璧坐是死後元善俄得狂疾常呼士璧又開禧三年蜀帥吳曦叛李好義與吳

丙誅之好義集丙家王喜欲刃好義丙力救解刃好義守西和喜遣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飲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殂喜曦大將也故為曦復仇後喜移荊鄂都統制死

**逢吉自殺之報　李生現世之報**　五代史漢高祖以李崧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子弟出怨言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與等下獄族崧家其後逢吉夜見李崧在側周太祖至北郊逢吉與隱帝走趙村自殺唐貞元中李生為深州辟事參軍雅為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其子士真至深州太守大具酒士真索嘉賓因名李生士真叱左右縛繫獄李生曰聞佛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前崖下得繒百餘段凡二十七年矣昨視王公之貌乃曩時所殺少年也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曰李生無罪但我一見之遂忿然欲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密訊其年則政二十有七

**物報　馬皮卷女　大鴟攫鬚**　高辛時蜀掠惟所乘馬在母誓曰得父者以女嫁之馬驚躍而去數日父乘馬歸馬嘶鳴不已父曰人而偶非類乎殺馬曝皮於庭皮卷女飛去女化為蠶　括異記張大寧性惡鴟有鴟巢佛殿親彈其二雛二大鴟盤空悲鳴一搏其巾一攫其鬚旬餘瘡死　**信陵捕鷄　堯佐烹鱷**　信陵君方食一鳩飛入案下見屋有鷄也鷄去乃縱鳩鷄逐而殺之公子慕不食曰鳩避患投我竟為鷄所殺我負之令左右捕鷄得百餘頭以進公子欲盡殺之不忍乃按劍籠上曰誰食鳩者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義聲益著宋陳堯佐字希元通判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其子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吏挐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堯佐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

**父母讎見旗**　吳王孫彌庸見始蔑之旗曰我父之旗也不可以又夫差嘗膽見伐讎死而無悔乃汝伐讎而不殺乃

**避讎**　周禮調人和萬人之讎父母之讎避諸海外辱親結怨以報父讎和難結怨之讎避諸海外　上詳

**藏林下**　為父報讎之藏山林之下夜有馬圉其馬引吾以義殺人何以藏遂作走馬引

**刑父讎　毀父讎**

蘇不韋父謙爲督郵按
隸刑謙至死不韋乃穿
以板藉地不韋知有備
之於市曷不敢言退位
韋遇赦遂得改葬行喪
因哭不韋單特優於員
視賊客揚明遮斫咸於
棄市朝廷直以爲遇人
罪竟
減死

孝不忘親 仁輕侮法 後漢書有人侮辱人父
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
自後因以爲比遂定議
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
不減者以相殺之路不
可開也

天命誰讎 君讎視父 棠君尚謂其弟伍員曰親戚
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君討

子無忘孝 人有所懲 檜 桓

臣誰敢讎之謂楚君
殺其父不可報也

温杖戈 吐業射草 晉中興書桓温父被害時温年十
五杖戈泣血經年乃提刀直進手
刃讎人 崔鴻前燕錄
帛城羌酋姜聰所刺殺
長子業年十歲縛草人號曰姜

聰笑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瞑目大呼再中乃止其母
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何如此業泣曰誠知射草
無益于先公所以
中罔極之心耳

剖心祭父 斬首祭母 宋范延名
十八于刃父讎剖心以祭父棠
程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爲賊所得名振率
衆千餘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
母妻賊平請于斬黑闥以其首祭母

瑝琇刃讎 唐史劉黑闥陷洛陽

元慶刃讎 唐張審素爲嵩州都督有陳慕仁誣其冒戰
勑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爲審素
之黨劫對汪殺告事者
罪遂斬之子琇與兄瑝
更名蒨頃轉殿中侍御
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
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
帝亦謂九齡曰孝子義
虐律凡爲子孰不報者
時同州下邽人徐元慶
刃父讎自囚請官左拾
旌其閭當時
人部

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
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

君讎 又則天時酷吏周興來俊臣等陳不可
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
考轉相讎殺遂無已時
相讎 又則天時酷吏周興來俊臣等陳不可
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
考轉相讎殺遂無已時
相讎 又則天時酷吏周興來俊臣等陳不可
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
考轉相讎殺遂無已時

## 操敢讎　藏英巒讎　六帖唐太宗時即墨人王君操父

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朝盡告刺史曰父死以手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刺憤願歸死有司以聞帝爲貸死父母爲賊孫若道所殺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刺之不死遂史五代時張藏英范陽人爲吏所虐節帥道德約壯之釋不問居道避關南藏英來爲鄰南都巡檢伺居道出擒歸設父母位號泣臠其肉以死即詣官首服官爲上請帝之燕薊間日爲報讎張孝子

## 斬讎獲宥　報父見原　檀道鸞續晉陽秋王訥年十八密市刺鋪刀陽若耕耘者伺度乘船還橋上以其孝勇列上宥之唐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所殺時師舉幼母改嫁爲人傭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孝子免父

## 孝子蒙戮　唐新語杜并與羣寮不叶并父審言自洛陽丞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與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下獄將因事殺之并年十三伺季重刺殺之并亦免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料審言有此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鄉閭伊金所殺長安父叔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請下百寮集議時裴垍酋伯皐與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人柄者是小生余氏子宜

## 韓暨撟茂　龔壯討期　魏志韓暨字公至同縣豪右陳茂諸暨父其死矣母幾致大時暨陽不以爲言備質積貲陰結死士遂追是以免由是顯名　王隱晉書龔壯字子子備值惠懷末李特爲寇中壽與李期有嫌壯因說壽討期期特孫也故壯假以復仇壽既捷欲官壯誓不仕

## 聶政鼓琴　來丹求劍　列子魏黑卵以暱嫌殺鄰章其子來丹謀復仇丹氣甚猶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翣雖怨不能稱兵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過期不成王殺之政未及壯問母知之乃入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吞炭七年琴成入韓逢妻從買櫛對而笑妻泣曰君似政齒政笑石擊落其齒以刀內琴中刺韓王　列子魏黑卵以暱嫌殺鄰章其子來丹謀復仇丹氣甚猶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翣雖怨不能稱兵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

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被胸受矢鉅鍔攖撓屈而體無瘕負財力視來丹猶雛鸇也子忽黑卯至矣黑卯之友由他曰子過矣將善其爲丹垂弟曰願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之卒成其志

魯人劊腹

魏湯斷頭湘子魯人有爲其父報仇于齊者劍而拭冠起而更衣徐出門上車而見其心坐而驅撫而止之曰爲父報仇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有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士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

孝子傅魏湯少失其母獨與父居父有所服刀戰市之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所愛不敢相許少年毆撾湯父湯叩頭拜謝不止行路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以謝父墓

滅儒族姓

食曾肺肝曾書沈充敗于吳興吳儒充之弟也充亡失道誤入儒家內充重賢因笑謂曰三千戶侯也曰封侯不足貪也爾大義全我我宗族必厚報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劭字世堅即潛報仇族滅吳氏

又趙誘爲朴曾所害誘子斬曾食其肝肺

林子屠預　宋越刺蠻沈約宋書沈林子以仇歸未復十八仇沈預憲害常被甲東報讎直入預男女無長孫嚴宋書宋越父爲蠻所日于市山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之擢爲隊主

童復父讎　童復母讎後魏書向揚州父於路爲盜所害誕雖童稚哀感奮發傾貲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仇州縣歎異之又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墳以待縣官高祖文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特免之

旌景仁門　拜丁蘭官梁書張景仁廣平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父墓詣郡自縛太守蔡天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一戶租調以旌孝門搜神記漢丁蘭河內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鄰人有所借木母顏和則與不和不與後鄰人忿蘭溢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瘞劍報仇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仁勇自歸　孝勇

為將 應劭風俗通漢汝南陳公思為五官掾王子祐為亭子祐曾以縣官事考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思卒見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憤發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朗字公明為通士遊在諸縣為烏傷長陳顒所殺顒以病卒朗子乃刺殺顒子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

梁悅報父讎 董黯唐憲宗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秦果上流循州讎會稽典錄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瘦小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家前以祭

原 兄弟讎不同國不為甥俱詳報讎一首也

衡命不鬬因疾不殺上詳報讎下詳報讎二

增 為宗執讎 不事兄讎上詳友娣者郤陽邑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其友陰殺季宗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遂自縊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操刀報兄讎 率衆斬兄讎會稽典錄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少為縣史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剑陳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馮季膺之徒爭從之唐史高季輔名馮德州蓚人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擒以之祭斬首

原 為讎且因斷手 報怨誠謂甘心

交游

為知已為友人 士為知已者死後漢何顒友虞汜訴顒感義為復讎 師長之讎 士為師長之讎後漢高彪父仇未報而病甚顒候之高避之千里外主友之讎 主友之讎周禮凡和難師長之讎視兄弟視從父昆弟不同國也

屬匹夫之志 報國士之恩

增 陳綱為張宗復讎 尹牙為滿寵報讎常璩華陽國志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為安中至元所殺綱終喪往復之自拘有司會赦免 廣州先

賢傳南陽太守滿寵威見于顏尹牙怪問寵曰父為豪周張所害重仇未報牙與校固交通遂充駟馬之職乃先醉張近侍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知張必將起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報讎四

增國讎孟郊詩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國讎　相死蘇軾詩德怨聊相死　忤强柳宗元詩希怨猶逢忤强　寫恨蘇軾詩怨句寫餘恨　雪恥除兇唐太宗詩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　挺身張目杜甫詩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　原虐我則讎　殄殲乃讎　增以直報怨論語以怨報德禮記則刑戮之民也　原以亢其讎　增以報纖介之怨　原報東門之役

報讎五

增樂府魏左延年秦女休行始出上西門遥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為宗行執讎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子讎家東南僵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致辭生為燕王婦今為詔獄囚刀矛未及下攏鄣擊鼓赦書下　增詩梁鮑機詠伍子胥詩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誰憐漁丈人楚墓悲猶在吳門恨未申～元張崇古行路難詩君不見古來行路難只有荊卿報燕丹感君恩厚為君死自知故國一去無生還秋風易水自今古中有恩情別時語舞陽飲酒荊卿歌壯士相看

面如土秦山嵽嵲秦關高奮身西上騰驚猱盡傾肝膽
許知己性命不啻輕鴻毛畫圖再拜王心喜圖窮匕首
明秋水劫王復地計全非何處秦雲泣燕恩當時一語
思匡國精神動天虹貫日狂謀肇禍患不祀大業帝嬴
天與力虎須堪編尾堪履倒卷天河恨難洗殺身狗名
信絕倫可憐孤負樊將軍明李攀龍詠古詩闔閭為
無道厥欲如蛇豕薦食視上國乃政從楚起昭王在草
澤羣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入郢既已甚
丘隴行見蕃感茲告急言誓彼同袍士賢臣亦多術存
亡尤獨美



康 詔魏文帝詔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
害者昔田橫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
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
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
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辰 敎梁簡文帝甄異張景仁復讎敎夫理感禽魚道均
荆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
父為韋法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級祭墓訖束身歸家
昔沂澤撫劒河南戮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讎
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增論宋蘇轍論商鞅客舍之報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己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爲法自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亡奔魏魏人以襲公子卬之故扼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罹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胡寅論三



世爲將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歟　又論張湯宜無後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爲之說曰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爲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爲何惡而致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百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導引乎其前下無以承襲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以責報於天曰吾

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則指天爲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祚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



【增】傳宋壽樟先生書柳勝傳後始我讀書至殷人厥口詛咒特以爲怨詈之辭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爲文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冤不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咒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吁亦異矣余昔以貧故嘗効穆伯長所爲亦爲奸貪取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暇咒詛又不能効昔人之報怨今觀柳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已其必有冥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之酌貪泉敢於嗜利無恥者其亦知所警哉

【宋議】唐韓愈復讎議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

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凡殺人而義者



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

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駁復讎議略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愁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臨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前議從事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唐序宋朱子戊午讜議序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事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所以

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有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戈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人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元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舉目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賣人於是始設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賣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垂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讎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媒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

無不黃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息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厭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則末流之孼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馮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以長慮却顧而廩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議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

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邪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不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强之勢也今南北交驩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以序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概如此以發明元履所以序次之意并以達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採取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讎怨一

【息】易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增】書萬姓仇予 又小人怨汝詈汝 【原】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曾子曰犯而不校 中庸不報無道 禮記不尋仇讎寬身之仁也 左傳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

不憾憾而能胙者鮮矣　胙重也

讎怨二　不報附

晉左傳鄭子羽對楚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又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　又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晉解狐薦其仇於簡主以爲相其讎往謝狐引弓迭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吾不以私怨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左傳晉圍柏人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爾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鴻書齊中大夫

夷射御飲於王醉顧郎門門者刖跪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叱之刖跪因捐水郎門下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刖跪曰臣不見也然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漢書高祖怨丘嫂之轑釜封其子爲羹頡侯

又元朔中主父偃言齊王有淫佚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

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吾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上聞以車爲長者　東觀漢記周黨字伯況太原人至長安游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更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刃黨爲其所獲困頓鄉佐服義輿歸養之數月方蘇旣悟而去整身修志州里稱其高義也　漢馬援上書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怨而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願詣行在所陳滅隗頤計　陳留志漢韓卓父嘗爲吏所辱卓執兵伏道欲候殺之而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曰道家有言報讎不欲過今長子病豈爲是乎於是乃投刃而止　漢書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守尸吏爲火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梁祚魏國統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爲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所害元平嘗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吳書甘寧殺凌統父孫權命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晉何曾位太宰性

華侈為都官從事劉享所奏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
享當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事加享杖罰
外寧內忌如此　又周顗在帝前甚言王導忠誠無他
出見導不與語曰今年殺賊如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導甚銜之顗為王敦所害導救之不力後導見顗章奏
疏救再三乃悔恨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
冥之中負此良友　又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
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
為會稽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
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

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請朝廷求分會稽吳越
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
在郡不法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絕　又吳興太
守周玘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乃陰謀誅執政以諸
南士代之事泄憂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儈子
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崔鴻後燕錄秦滅燕慕容桓阻
兵遼東為秦所殺子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
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
忘之　梁沈瑀為餘姚令始至有富吏皆鮮衣美食以
自別瑀怒悉令芒鞵麁布倚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

篳蓋瑣微時嘗至餘姚鬻陶瓦器爲富吏所辱故報之
唐六帖劉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
恩居上意甚不平嘗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
唐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
職出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曰僕守狂鄙之性
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爲
保妻子也　又韋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
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相挺周言挺很於自用非宰
相器遂止　唐書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仇家爭啖
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刺心騰踏成泥士民皆
相賀於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　又杜甫嘗醉登嚴
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
吏於門武將出劒鉤於簷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　又
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進清平調三章會高力士終恥
脫靴謂妃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然之上嘗三欲
命白官爲宮中所捍而止　唐書苗晉卿數薦元載李
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麈頭鼠目
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揆流落凡三十六載載
誅始拜吏部尚書　朱子語錄唐劉禹錫柳子厚與武
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靖共佳

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

唐憲宗時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薛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為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乃出逢為巴州刺史

唐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為鷟匿其半僧孺訴於帝諫官姚合魏謇共劾奏德裕挾私怨以沮傷僧孺　又嚴綬未顯時過閿鄉謁尉李達達不禮方飯他客不名綬綬顯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入謁綬綬方大宴賓客名達至戒客勿起讓之曰吾昔旅居閿鄉君方名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名客亦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臥數月

唐書張延賞與李晟有宿憾乃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杯酒解之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怨今未許婚釁未忘也　又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　唐李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志誠擾發後志誠被逐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義又欲殺之宮屬苦救乃免　唐六帖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

龍卒成鳳翔帝擇人以代之杞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復曰陛下必以臣貌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受詔　宋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名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名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又蔡確始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見其儀觀秀偉薦於韓維維又薦之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鞫霸州民訟事遣確詣臺參治遂鍛鍊成獄囚若稱冤輒加苦辱帝連遣官審直囚皆怖畏言不冤矣又太學生虞蕃訟其學官確連引朝士逮捕械繫投飲食於大盆混擾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元祐元年奪職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後

確陰謀謂琚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琚等賴諫官連章乞正確罪乃得貶　又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列蔡卞林希等報復讎怨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梁燾王巖叟等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祕獄廢之出居瑤華宮帝久悔之曰章惇誤我惇妻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傷悲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貶雷州司戶卒　又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諸臣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柏諧之脫脫改調哈麻深銜之嗾御史袁賽劾之詔削脫脫官淮安安置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　鴻書明嚴嵩殺楊繼盛王忬子世貞以詩弔之嵩因憾世貞世蕃又索古畫於忬忬有臨幅絕類眞者以獻有人知之密以語世蕃會大同虜警御史阿意論劾遂逮忬

下獄處決 不報左傳魯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從之 又晉文公入曲沃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

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又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又晉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以歸文嬴請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門閉刖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刖子之足此乃子之報怨時

也何故逃我刖者曰君當論刑愀然不樂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史記趙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貧賤徒以口舌而位加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後漢書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太守寇恂捕而戮之復以爲恥謀殺恂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狀聞帝乃徵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同車共出結交而去　魏志孫資別傳初資在邦邑鄉人田豫宗豔皆妒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搆造謗端怨隙甚重資無恨意豫等慚服求釋宿憾資曰吾

無憾心不知所釋　唐太宗皇后長孫氏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狀父喪逐后還外及后貴安業與李孝常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獲罪無赦然向遇妾以不慈陛下所知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遂得減流越巂　唐劉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爲青州刺史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御史素異式往鞫之異式謂曰君與何人爲讎宜早自爲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高宗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仁軌瀝觴告之曰若念疇昔事有如此觴既而薦爲大夫

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睥睨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特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忽時邪執其手相持而拜　唐肅宗在東宮時李林甫數構譖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其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不廣諫止

之　唐德宗時李抱眞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上遣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　朱子語録宋富鄭公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　詩話宋陳道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僉書判官府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或謁入不得見後九日獨不預府宴其不堪如此　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爲中元節不過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案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爲公弼作淩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壠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以久長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

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
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宋王濟素與內臣裴愈
有隙及愈坐事觸上怒濟力爲辯理遂獲輕典　元別
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臨
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曰彼自有
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明獻徵錄呼良
朋徵時少年齒齡之比貴其人悔謝且虞修報良朋曰
騃豎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汝曹令淮陰專美第
休矣毋恐後少年中文法爲解救不使知

讎怨三　不報附

原怨府　忮心　左傳魯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不
敢朝昭子命吏謂小曰吾不爲怨府

語曰雖有忮心不怨落中人人不怨也以怨飄瓦瓦
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周禮調人凡鬬
白公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　乃伏代讎

斬祛　管仲射桓公中鉤
殺文公於蒲城　晉獻公使寺人勃鞮
公踰垣勃鞮斬其袪

怨　修怨　桓公失信諸侯嘗叛搆怨連
禍　吳子伐陳復修舊怨也　禮子思曰今之
戰國策甘茂與樗里疾爲貿首之仇　貿首　或首
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
亦善乎又何　釋憾
反服禮之有　釋難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
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歃

邑爲道　魏欲帝秦魯仲連說止之平原君欲封連連
辭又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
解紛亂而無取也有取是
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原書於士　結於民　周禮報怨

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注云同國不相避也將報則無罪書結怨於民

不在大豈在明　又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左傳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鄭祭足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而還　又夏四月鄭

周鄭交惡

書　耳餘之隙　牛李之憾　鄭息違言　周鄭交惡

餘泜水上之遂與為怨　唐李德裕父吉甫為相牛僧孺對策痛詆吉甫與吉甫有怨又李逢吉與吉甫卒裴度繼相逢吉遂譖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俄僧孺入相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由是牛李之憾遂成

匿怨而友其人　論語

讎之則死注義殺者雖父兄不使報也　左傳晉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令勿讎　無私忌者　周禮凡殺人而義不同國令勿讎

灌楚瓜　饑秦伯又饋之粟　晉粟

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人灌瓜瓜美楚人矜灌瓜惡楚人夜往搔梁瓜梁欲報之就使人夜往灌楚瓜楚令知楚令聞之大悅以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歡由宋就始

原　敵不在嗣

介人之寵以報私怨益外非智也以私害公非良也　損怨

隳黨崇讎　忘恥

思惠子貢曰若執衛君是隳黨而崇讎也　忘大恥

怨臺劾　漢書韓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安國曰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匿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聞見錄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文潞公謂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諫以言某事某官某事罪相判潭州未幾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為深

增　不報獄吏　不恤私怨

一不念前辱　石林燕語宋趙清獻爲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點寧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不曾欲斬公者邪清獻不從或以彼爲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蜀公謚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畋言戲之云似君人物來試京師有幾文誌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畋言者赴調見公恐其意公不忘前言也公特差畋言知眉州

讎怨四

不報（附）

始因胥怨　終乃交讎　禮著復讎

自嗟　原

常自嗟　歐陽修明妃曲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常貶玉關道

聊相贖　蘇軾詩德怨咿相贖

毫髮爲瑕　鮑昭詩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

杯酒失意　曹植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傳明敵怨　代爲仇讎一怨耦曰仇

門　王韶見讎貴族劉知幾奏記宰相

則推刃之禍難防　復讎因疾猶慙義士之心趙喜

加怒及屍豈爲仁者之勇伍員

宜釋東門之怨　睚眦必報身則多怨　仇讎不念人

無所懲　念虐我之讎已之謂甚　思寬身之戒而不

相傷　小白用管寧報射鉤之讎　重耳見披豈念斬

祛之怨　毫髮之隙則宜推而遠之　骨肉之讎不可

莫之報也

讎怨五

增詩漢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紈扇皎潔如霜雪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飚至炎涼變時節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唐杜甫義鶻行詩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强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嗷嗥來九天翛翎脫遠枝巨顙折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惻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滴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爲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岑參精衛詩負劒出北門乘桴適東溟一鳥海上飛云是帝女靈玉顏溺水死精衛空爲名怨積徒有志力微竟不成西山木石盡巨壑何時平

李益輕薄篇豪不必馳千騎雄不在垂雙鞬天生俊氣自相逐出與鵰鶚同飛翻朝行九衢不得意下鞭走馬城西原忽聞燕鴈一聲去回鞍挾彈平陵園歸來青樓曲未卒美人玉色當金樽淮陰少年不相下酒酣半笑倚市門安知我有不平色白日欲暝紅塵昏死生容易如反掌得意失意出一言少年但飲莫相問此中報讎

亦報恩　宋范成大題夫差廟詩縱敵稽山禍已胎垂涎上國更荒哉不知養虎自遺患只道求魚無後災夢見梧桐生後圃眼看麋鹿上高臺千齡只有忠臣恨化作濤江雪浪堆　楊萬里過淮陰縣題韓信廟詩鴻溝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大勇皆如此豈獨區區報國恩

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　薛季宣周將軍廟觀岳侯石像詩萬死何如獄吏尊威名蓋代古難存二桃豈爲功高賜一舸不容身退論幾爲飲江思道濟繆爲圖像削王敦沉碑千古蛟川恨留與無窮客斷魂　明何景明易水行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荊卿歌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那敢呵手持匕首擿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倨噫嗟嗟燕丹寡謀當滅身光也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殺樊將軍

讎　晉後漢孔融與郗慮互相短長遂成仇怨曹公操以書激慮融曰後世德薄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諱禍於棗益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損威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惡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

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

增 唐陸宣公贄奏議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才釋斬衽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業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二



奢一

原 說文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增 書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又世祿之家鮮能由禮以蕩陵德 又敝化奢麗 又怙侈滅義 左傳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又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論語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禮與其奢也寧儉

奢二

增 韓子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等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殷作大輅建九旒輅食器雕琢觴酌刻鏤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二 尸子桀紂必南海之蠆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樂舞於三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原 毛詩序曹風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倚焉 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增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管仲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周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叔孫東門其亡乎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後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又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賓出司馬侯言與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

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原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娃千人又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又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戲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鋪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爲之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翠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怒問焉對曰臣聞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乃命去車

列子楊朱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沿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徧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牆之物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

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曾鼎鑊作粥啜之聲聞數里食訖失三十人覓之乃在鑊中竊取焦爛　又趙平原君欲誇楚爲瑇瑁簪刀劒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三輔故事秦時奢汰有天下以來不復是過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有餘人



漢武故事帝起建章宮太液池中爲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洲前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堂階陛用玉璧又爲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　漢書陳遵爲公府掾掾率皆乘軿車小馬不上鮮明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遵大司徒馬宮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又王鳳爲

大將軍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千人僮僕以千百數　又張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至四百頃涇渭灌溉極膏腴上價他財稱是禹性奢淫習知音聲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　又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皆好車馬衣服金銀錦繡之物其自奉養極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傳能作黃金　原後漢書梁冀爲大將軍權震中外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乃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駭雞犀夜光璧充實其藏名駒龍馬秣於內廐與妻羣青蓋車張羽葆飾以金玉琥珀每游觀池亭及第內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竽跗謳竟路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　續又桓帝時誅梁冀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超死後四侯轉橫天下語曰左迴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罽貐施於犬馬取良民妻女以爲姬妾

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車而從列騎 原

東觀漢記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瑟好吹笛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鹽鐵論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發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菟之翰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世殖貨財僮僕萬人貲產巨億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謙卒命迎先主牧之及呂布襲破先主虜其妻子竺進妹爲夫人以二千人金帛貨幣助軍軍威賴之復振先主後定益州拜爲安漢將軍弟芳爲南郡太守攜貳迎孫權敗關羽



竺請罪先主以兄弟不相及待之如初 原 又劉琰字威碩封都鄉侯服御飲食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

吳志賀齊性奢好軍事所乘船彫刻丹鏤青蓋絳襜蒙衝鬬艦望之若山 晉書王濬字武子性豪侈時洛京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摘 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手擎食蒸純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 晉書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庾覬見曰森森若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爲黃門侍郎家產豐富

擬於王者杜預以爲有錢癖　又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豪奢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以示崇便以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旣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恍然自失　御覽

晉書曰外國進火浣布帝爲衫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帝大慙　萬花谷曰石崇爲客作豆粥每冬擣韭萍虀咄嗟而辦　晉何劭驕奢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晉陶侃勝妾數千家僮數千奇珍寶玩富於天府　石虎起樓四十丈春雜寶異香爲屑風作則揚之名曰芳塵　宋書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好賓客未嘗獨餐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有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豐過自此以來一毫不以負公　南史佞幸傳宋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絶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

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
瀆東出十里許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
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
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
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餘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
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齊書劉悛既藉舊恩
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悉傾資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南史梁魚弘有眠牀一張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
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逢勅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
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炫赫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
夏首李抗學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　又
梁徐君蒨字懷簡孝嗣孫琨子也爲湘東王鎮西諮議
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
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良辰輒飲
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
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
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弘也　又梁時勳豪子
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羅不能禁
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遲金帖織成戰襖

直七百萬西豐侯正德樂山侯正則遲潮溝董當門子
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後皆不得其死　又孫瑒字德璉
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
泉之致歌僮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絕及出
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
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魏書夏侯道遷好筵宴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
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彦時往遊適
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石專供酒饌不
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



吾事也識者多之　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貴極人
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亙
飛簷反宇輕轌遇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
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
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
吹箎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
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
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
日敵我千日　又魏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
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

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露高臺芳樹花林曲池莫不桃李
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
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爲繩諸
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
狐腋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牖戶
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
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
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
璃盌赤玉巵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
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

氷羅霧穀充積其內繡縵綀油綾絲綵錢絹等不可計數
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閭
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女多
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
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
松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不如也　北史魏崔悅
臨終戒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
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可不誡歟　北齊書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

儉嗇　隋書秦王俊治宮室窮極侈麗後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鏨鏤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閒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又裴矩爲給事郎隋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日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載曰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胡人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又唐安樂公主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牆磴道被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國史纂異唐景龍中妃主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毬場明皇雜録唐明皇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閒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

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勒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至子城東南隅僕御車馬塡委其間虢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舊唐書楊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連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隊合照映如萬花煥發川谷成錦繡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續世說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明皇命宮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唐楊國忠有千炬紅燭圍左右人稱燭圍　天寶遺事唐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王元寶富甚無學嘗會客人問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唐韋陟逍遙公性奢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倂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烏羽撰米每食視廚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箸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婢主之其

裁荅授意而已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會緣須入鄒公厨　唐書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帳帷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杜陽編元載妻字韞秀王縉女也初縉鎮北京以女嫁載歲久而見輕怠親戚以爲乞兒皆厭薄之載遂游秦既到京屢陳時務肅宗擢拜中書及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太原内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千間院因天晴以

青紫絲絛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絛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兒婦還有兩事蓋形麤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　唐書裴冕爲相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每會賓客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樣　朝野僉載唐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十萬于頓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巎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

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轡三府因而空耗　柳玭家訓唐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吾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外郎馮球妻首飾矣王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餘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名而畧之浹旬馮來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不知其由是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知物之妖而不知權勢威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位卑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一括異志



唐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具黃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續世說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五代史晉張筠初代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資又於唐故宮掘地得金玉貲巨萬出帝時居洛陽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續世說石晉吐谷渾

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又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琖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熬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熬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續記宋太祖伐蜀蜀主昶降舉族至汴帝見昶溺器以七寶裝飾即命撞破之曰溺器以此飾之當以何器貯食邪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宋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以香柏爲棟文梓爲梁植花凳池無不備具約費白金五千錠或勸阻不必奢多費不聽及被召適家秉燭周覽至東郡而卒家人不能居爲世所譏　歸田録宋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宮妓後人至官室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紙熒然若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爲可戒也　宋夏竦字學喬德

安人家累鉅萬自奉尤侈子安期字清卿以學士知延州然無學術求入侍經筵為世所譏其侈不減其父鴻書宋蔡太師京厨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每殺鵪子輒千餘　宋楊存中本名沂中營居室於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　元徹里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帝命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　明王弇州史料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乾沒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雖溧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首　又嚴世蕃有金絲帳嚢金絲為之輕細洞徹有金溜嚢象牙廂

金觸嚢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繡衫二色織紫絨罽為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為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不用

奢三

奢

鷸冠　獸炭　皮盜

左傳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有焉　晉朝雜記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奢乃燔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例倣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炭勢既盛猛獸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瓊弁

玉食左傳楚子玉為瓊弁玉纓夢河神曰畀余余賜女不與果戰敗而死　漢陳咸為南郡守奢侈

玉食也

石椁　錦維　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

吳書甘寧字興霸好游俠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燈燭奴

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木雕矮婢飾以綵繪各執花燈自昏達旦

玉溺器

寧王宮中羅列玉溺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宴會時賢並用唾壺朗欻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謂之肉唾壺

點山燈　置水

漢朝以玉爲溺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宴會時賢並用唾壺朗欻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謂之肉唾壺

遞鋪　上詳奢二

晉芝田錄李德裕喜惠山泉在京置驛遞相公通水脈京師一眼井與彼水十瓶脈相通不取二瓶雜他水瓶遣僧辨析僧止取二瓶

延清室　駕霄亭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屏風也又以玉精爲盤則來於侍者以手摸之方知有屏膝前侍者疑冰無盤必融濕席乃拂之落階下冰玉俱碎偃更以爲樂　張功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當風月清夜與客登之飄搖雲表

百寶欄　七寶帳

天寶遺事楊國忠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以百寶裝飾欄楯又用沉香爲閣每春時集賓友賞花閣上朝野僉戴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類閨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牀織犀角簟鏤鼠之褥蛩鼠之檀汾晉之簟鏤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爲席迴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爲衡州刺史易之敗入宮迴秀被坐降衡州長史

內臺盤　內屏風　南唐遺事孫晟爲右僕射家富姬妓各執一器環侍其側號內臺盤　唐楊國忠冬月遣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屏風

漿酒霍肉　孔子曰管仲鑲簋而朱紘　漢鮑宣疏曰陛下嘗下詔更以爲樂　張功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當風月清夜與客登之飄搖雲表

百寶欄　七寶帳

天寶遺事楊國忠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以百寶裝飾欄楯又用沉香爲閣每春時集賓友賞花閣上朝野僉戴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類閨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牀織犀角簟鏤鼠之褥蛩鼠之檀汾晉之簟鏤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爲席迴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爲衡州刺史易之敗入宮迴秀被坐降衡州長史

內臺盤　內屏風　南唐遺事孫晟爲右僕射家富姬妓各執一器環侍其側號內臺盤　唐楊國忠冬月遣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屏風

丹楹刻桷　雲壁檀梁　造芸暉堂搗芸香飾金銀爲戶牖朱紘賢大夫

下多賜董賢婢妓從宿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宇雕牆** 紂爲象箸爲玉杯箕子歎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楚子示諸侯侈傲舉曰六王二公皆諸侯以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

**延壽坐罪** 左傳楚延壽坐東市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戴寶而朝** 漢韓延壽坐東市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衣玉自焚** 禮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

**玉杯象箸** 唐崔峻

**楚子汰禮** 左傳楚延壽坐東市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蠟代薪** 西京雜記漢十餘長安語曰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食萬錢猶云無下詳奢二

**一食萬錢** 一席萬錢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詳奢

**玉鳳金龍** 金蓮寶龜 魏元琛窗戶玉鳳銜鈴金龍吐旆林四面周匝皆用銀鏤金花寶鈿四腳別以金蓮花捧石崇任俠無行檢

**水碓三千** **胡椒八百** 劇談錄唐郭代公常食餽必以胡椒八百斛

**炊飯煉炭** 羊琇字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欲酒速成而味如也劇談錄唐郭代公常食餽必以炭炊飯煉炭

**釀酒抱甕** 玉食常餽君出牧罷歸惑其恩邀之至日兄弟列坐三唯沽果食而已李莫究其由明日使聖剛往問曰凡以炭炊餽先燒令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烟氣李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曰非所知及稟寇陷洛昆仲與聖剛同竄不食者三日步至河橋僧以囊中數錢買脫粟餐于土杯中同食僧笑謂曰此非壞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喫否皆低頭無詞

**廁內焚香**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客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敦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語林劉尚書實家貧儉素嘗詣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其麗兩婢持錦香囊實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豈

內崇曰是刷耳　隋虞孝仁性奢華侈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並精車牛

盛飾廚廄　蕭齊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紇皆集陳氏家唐明皇紀安祿山起第既成具帳帝器皿皆充物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闊丈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甌二銀陶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　物物稱是

原　衣裳改制　伎樂冠時

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南史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湛之宇孝源為南兗州刺史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衣服鮮麗每行游塗巷盈滿泥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

侍臣論及德宗奢靡有老宮人曰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唐王元寶以金銀置禮賢堂以沉檀為軒檻以紅泥泥之別銀釵為屋壁上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



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時呼為王家富窟　請繅挂樹　剪綵為花　明皇嘗問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陛下南山一樹挂臣一隋煬帝廣極華麗宮樹凋落繅山樹有盡臣繅無窮　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沿內亦剪荷芰菱芡魚諭則易以新者　金盆濯足　玉櫃供飲　唐段文昌字墨卿富貴後打金蓮花盛水濯足或規日庭穿一井合玉為櫃嚴其鎖鑰天下寶玉員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後廣津王廣津作相不足也

七十飛樓　三間水齋　獨興志　獨棲　以為戲樂　南史羊侃性豪侈初起衡州於兩艖艫起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於其上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以錦繢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縱觀者如市　延福五位　承佑四海　宋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名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訴藍從熙五人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及成瀘延福五位帝自為文以記之鴻書宋孫節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

蝤蛑北紅羊東鰒魚西粟皆備也　龍舟殿腳女　鳳窠曳雲仙　隋遺錄煬帝幸廣陵至汴帝御龍舟後廳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蕤日簾簾即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蚊睫細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蛺蝶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楫號爲殿脚女　鴻書姑臧記宋姑臧太守張憑多置媚妓各錦帶仙裳密粉淡妝使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龍津女傳食者仙盤使代書札者墨蛾按酒者麝姬掌詩稟者雙清子諸媚曰鳳窠羣女又曰圍雲隊曳雲仙

## 奢四

原　崇侈　滋侈　力敝宋華定侈女叔齊門人之高第者猶云出見天子之謂而樂二者心戰史記老子服文彩厭飲食是爲盜夸　惡大奢詳上二　心侈　文選財懇虛公子心侈體汰

限利爲制度　漢書　增　惡奢　柳宗元詩肯隨胡質矯方惡馬融奢　行樂歐陽修詩白占幽并重豪俠只應行樂費黃金　原　長處樂　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終取亡　左傳伯有侈汰終取亡也　滿招損　書盈必厭天之道也　增　珊瑚作枝　代瑁爲柙徐陵玉臺新詠序周王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琢簫以瑇瑁爲柙　原　聖人去泰　老子去奢去泰　君子戒盈　縱欲不度非度所制　窮泰極侈　物惟惡盛　神亦害盈　不以義制　將由惡終　禮無縱欲　道貴去奢　盈不可久　欲不可縱　貴而能貧　益之而損　鐘石不移而具劉向新序孟獻子如晉韓宣子兕觴之飲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也　車服常陳於庭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儉雖諷於蟋

蟀　奢則刺於蜉蝣　況當示禮之時　自致宣驕之禍



晉　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　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　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咽嚨宮徵蔽牋筆吟咏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

晉詩　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得侍郎五日一來歸道士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　晉左思咏史詩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牕窗角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爲爾一朝容　宋鮑昭

京洛篇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翳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唐李白詩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熬龍魚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杜甫詩百寶裝腰帶眞珠絡臂韝笑時花照眼舞罷錦纏頭　白居易公子行春草綠縣縣驕驄驟煖烟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鵰拋金盞招人舉玉杯田翁與蠻婦平地看神仙　宋蘇軾詩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舂珠三萬斛寒江流水

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
如轉燭唯余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荆江讀明王世
貞輕薄篇末俗誇輕薄生有餘驕意盤眼睫貴骨
滿頭顱仲氏二千石伯兄千戶侯小弟頗妍好出入嘗
奉車大母修成君女姊班婕妤問我湯沐邑鄠杜最上
腴問我無名錢敕賜蜀山鑪從如衣火浣下客躡眞珠
丸金彈飛鳥椎鐵擊珊瑚揮霍和氏璧蹀躞大宛駒臂
鷹出長楸鬬雞絶九衢帝油雨擊鞠席綺寒樗蒲調笑
採桑婦闌入酒家胡腰間雌雄劒雙雙玉轆轤一日不
出匣中夜自鳴謣　吳國倫相逢行相逢狹斜道車軌



不得方少年盛意氣眄睞揚輝光問君家遠近乃在新
市隅走馬築金埒彈雀輕隋珠堂上羅重筵瓊漿白玉
壺中庭長琪樹照耀錦鞶觚兄弟兩三人出入承明廬
伯氏騎都尉仲氏執金吾賤子官職薄節俠傾上都休
沐並來還列騎紛前驅珪組何煌煌觀者塞路衢入門
宴賓客華燈燦綺疏奉觴前爲壽一一邯鄲姝小姝工
秦聲大姝善吳趨丈人但安坐調瑟方踟躕

【補】對秦穆公問由余得國失國對曰以儉得之以奢失
之臣聞堯有天下飯于土簋啜于土鉶其地南至交趾
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

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脩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漢東方朔化民對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

莞蒲爲席兵木爲刃衣褐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而以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熙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鳳闕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繒罽宮人簪琱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羅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無失農事者難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晉書晉傳咸爲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爲穀

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賈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者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侈返不難矣

增文明王世貞四部稿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國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逵楊素各數百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僕竺萬人達田萬頃素馬萬匹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珠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娼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郭況起高閣以量金玉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梁冀大起第舍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

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内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石崇婢美艷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千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調四方工琢玉爲倒龍之佩縈金爲鳳冠之釵結紳繞楹而舞欲有名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各令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簉初最幸翾風後翾風退房幸綠珠珠弟子宋禕有國



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簫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羊侃在衡州於兩艖艫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觀者塡溢嘗宴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玩車馬冠絶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麈柏四面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高陽王元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

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爲繩妓女三百
盡皆殊色求西域千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
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嘗會諸王陳諸寶器金瓶銀
甕百餘口瓠犖盤盒稱是餘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盌
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又陳女樂及諸名
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羅霧穀充牣其內
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楊素後庭伎
妾曳羅綺者以千數第宅奢侈僭擬宮禁有鮑亨者善
屬文殷冑者工草隸並沒爲家奴秦王楊俊爲妃作七
寶冪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
玉砌金堦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窮飾
之美與賓客妓女絃歌其上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
帳鋪象牙牀織犀角簟鼉貂褥蛩蟲氈汾晉龍鬚臨河
鳳翮爲席宗楚客造一宅乃是文柏純帖沉香和紅粉
泥壁文石爲階砌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
爲山以象華嶽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
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
蓮花臺泉於臺下湧出窮天下之壯麗楊國忠諸女弟
五家聯甲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
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炯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墜

鳥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宅中沉香亭禁中遠不逮虹蜺屏風雕刻前代美人形器玩衣服皆衆寶雜砌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眞珠非人所製元載芸暉堂于闐香芸潔白如玉屑以塗壁沉檀爲梁棟金銀爲戶牖中設虹蜺屏風紫綃帳輕疎而薄風不能透冬温夏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紐所幸薛瑤英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却塵褥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一千皆著紅繡襖錦鞍雕鞦鳳鞴銀鐙于頓在襄州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張鎡宴客牡丹會餚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妓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妓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悵然若仙遊

## 僭一

**增** 說文僭假也　易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　書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禮記醮筵及尸君非禮也是爲僭君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又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又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　又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增 左傳鄭公叔段居京爲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又衞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衞人賞之以邑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曲懸軒懸也三面懸其形曲故曰曲懸繁纓馬飾諸侯之制也器車服名爵號　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　論語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

姑管氏亦有反姑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漢文帝時南越王尉佗僭用帝制黃屋左纛乃使陸賈往諭令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　魏志索術僭號荒淫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穀餘粱肉　曹植嘗乘車馬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晉中興書張駿舞六佾建豹尾所署官一擬王者　齊書張景貞僭修武帝拜陵還景貞白服乘舫艦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　綱目梁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唐史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　續世說楚馬希範性剛愎以誇大為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搆九龍殿以沉香為八龍各長八尺環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諸侯王奢侈未有如此之盛也　宋韓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　賈似道權傾中外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荅拜稱為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　元燕帖木兒援立文宗封太平王取泰定后為夫人僭逼乘輿一宴宰十三馬前

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濛遣歸者荒淫無度體羸溺血而死　明洪武中諸勳貴稍僭肆崇山侯李新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太祖是之悉發鳳陽隸籍為民命禮部纂稽制錄嚴公侯奢侈踰越之禁於時武定侯沐英還佃戶輸稅信國公湯和還儀仗戶曹國公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

成祖聞周王橚作殿奉祀高皇諭之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其已之

僭三

原朱衣　縞冠　上詳僭一　朝服之以高冠自季桓始也　曲懸　虛器　上詳

僭二　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作虛器山節藻梲注有其位故曰虛器也　偏舞　金奏　左傳王子頹享大夫樂極偏舞六代樂鄭伯曰樂禍也　又卻至聘楚楚子享之為地室而懸焉卻至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　旅山　雍徹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請隧　設撥　晉章侯納王王享之請隧不許曰王章也言隧天子與章也開地通路曰隧王葬之禮也諸侯懸棺而下之後漢梁冀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輬車坪幰依憑之奏請設撥引輀車所謂紼也　飾兵車　易輿服　後漢梁冀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輬車坪幰依憑之奏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衣後漢梁冀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輬車坪幰依憑之奏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衣黃紬方領駕駟馬載槊五騎馬五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幡旁轂歌者先居射堂望見之延壽坐射堂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令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把弩負蘭又使騎士載槊上僭不道坐棄市　觀帝樂　立

曲旃 魏志杜夔字公良知音能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 漢書武安侯田蚡堂前羅列鐘鼓立曲旃

旌旗之類 秦肆夏 舞八佾上詳僭一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喪不稱王 葬始用殉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惡人惑也楚越僭王號左傳宋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後是葉君於惡也何臣之有四阿棺有翰檐不足以爲美人從死也翰旁飾檐上設王者之禮 夾轂焚香 候月鑄劒吳志士燮字威彥爲交阯太守出入鳴鐘磬備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重貴振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 漢書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郡時取官銅器候月觸鑄刀劒鈎鐔倣效尚方事 緑衣黄裳 元冠紫緌緑衣黄裳喻妾上僭嫡夫卑衣兮緑衣黄裳 詩也曰緑兮緑兮 禮元冠紫緌自魯公始也 難爲上也 以爲

濫矣 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疏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又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君子以爲濫矣 大夫之簀 匹士之祭 又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又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禮天十太牢而祭謂之禮禮也君子大夫以上也

## 僭四

度數夫德儉而有度數度登降有數 等越以儀辨等則人不越 犯貴社稷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 犯君朝廷之位讓而坐下民猶犯君 命數周禮聽以禮命以九命九錫之數 名數失中 犯上敗度禮非制 表儀爵命 豐屋蔀家易而生亂 過乃有刑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禮由

位敘　名以器分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樂之奢失　罪以僭聞　名位不同　禮數亦異　正其服位昭其度數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易其紀律　苟命數之或乖　於禮容而何取　位苟殊於品列　服則異於節文　況當示儉之時　自貽犯貴之誚　惟鶵諷其不稱　相鼠刺以無儀　追遠誠謂孝思　違禮則乖敬享　四時追孝祀有常　九命辨儀牲盛異數　孝感於時雖云罔極　祭不以禮豈曰無違　名位殊倫易則生亂　器服異制過則著刑　雖器服不同有以多爲貴者　而等衰莫辨所宜禮以節之

僭五

增詩唐杜甫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聶夷中詩漢代多豪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樓宴青春數里望雲蔚金缸燄勝晝不畏落暉疾飛觴奏雲和碧簫吹鳳質惟恨魯陽死無人駐白日

增策漢賈誼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綈以偏諸美者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

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 寵幸一

【檀】易承天寵也　書毋啓寵納侮　又席寵惟舊　又比頑童時謂亂風　漢書佞倖傳婉媚貴幸　鄧禹傳累世貴寵　唐史盧坦曰姚南仲守正而不交權幸者　韓愈盤谷序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 寵幸二

【原】左傳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容汝焉既葬出奔鄭又寵於厲公　又公子佗有白馬四宋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佗怒使其從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韓子曰彌子瑕有寵於衞靈公衞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子瑕之母病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　戰國策楚王游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蜺兕虎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依輪而王親抏弓而射之一發而殪王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

秋之後誰與同樂此矣安陵君纏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抵黃泉驅螻蟻又何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而封纏爲安陵君　又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泣曰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以臣之醜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襲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滅族　漢書漢興佞倖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鶡鷸貝帶傅脂粉皆閎籍之屬也　趙又宮者趙談以數幸常侍衰益益慮之益兄子種諫益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談參乘益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　原又鄧通爲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甚喜尊幸之通亦愿

謹不好外交雖賜浣沐不欲出於是數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又韓嫣武帝為膠東王時與上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惠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臥起

又李延年歌為變聲是時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由是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上與之臥起其愛幸與韓嫣同

又金日磾子賞建二人皆愛幸為武帝弄兒常在旁昭帝時日磾兩子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都尉建為駙馬都尉　又鴻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張放以公主子日數得幸娶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　又董賢為郎傳漏正殿下賢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日盛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如此　魏志孔桂性便妍曉博弈蹋鞠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歡

樂因言吹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又多饋遺桂由此侯服王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

又曹毘曹肇傳肇魏明帝寵愛之寢止恒同常與帝戲賭衣物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徑出其見親寵類此比也

俗說曰桓元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在桓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元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增 南宋顏師伯以諂佞被孝武寵幸與之樗蒱得雉師伯得盧

南齊鬱林王昭業寵幸綦母珍之等有司云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

齊東昏侯寶卷六貴同朝謂遥光徐孝嗣江祏江祀蕭坦之劉暄呼潘貴妃父寶慶茹漢珍爲阿父梅蟲兒俞靈韻爲阿兄寶孫張子皆得凌大臣

唐中宗時長寧公主及后女弟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勅官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奏復斜封官柳澤上疏諫曰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豈不謂愛之太極害之太多乎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嚴初

唐史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嗜飲博數匄貸於人無行檢不爲姻族齒後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簿書計算鈎畫分銖不悞帝悦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

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吏畏卻以國忠怙寵搏鷙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皦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及帝出奔蜀龍武大將軍陳元禮謀殺國忠進次馬嵬殺之爭啗其肉且盡梟首以殉　又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瑁王咸王尤愛李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待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擢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材妃陰助之即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及搆堅獄而太子絶妃自明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孝謹聞　鴻書唐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元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元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其言　後唐莊宗寵幸優人至自傅粉墨與優人共

戲以悅劉夫人後伶人郭從謙作亂唐主中流矢殂

五代周太祖與王峻俱起於魏自謂佐命之功凡所論請無大小期於必得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往往呼之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　宋蔡京奪職居杭州日與童貫遊已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京起知定州累轉司空封嘉國公目元祐羣臣司馬光等為奸黨刻石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兩籍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孫帝屢微行幸其第命坐傳觴用家人禮厥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公論益不與天下罪京為大賊之首以侍御史孫覿言連貶衡韶儋三州行至潭州死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廕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襄陽圍急惟坐葛嶺起樓榭取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為妾日事淫樂人無敢窺其第者　明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在宮門英宗初王振專恣因失所在　正統時王振擅權朝臣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府部院寺大臣以至百職事及在外方面率具禮進見以百金為常至千金者始得一驛飽而出

王弇州史料天順初總兵忠國公亨太平侯軏以迎
扈自恣凡所論薦閣部大臣以至移易撫鎮靡不如響
正德末都督朱寧掌司禮平虜伯江彬握兵樞咸冒國
姓負殊寵至擅自批奏下所司一時燄張甚然是數人
者不久皆敗薦紳先生亦以濁流目之　太監汪直新
坐西廠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輅疏十罪以聞
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公
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
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
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



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
乎即日撤去西廠　正德初劉瑾用事與上同臥起中
貴皆以貲得出鎮奏置皇莊三百餘處導上以走馬擊
毬角觝之樂輟朝不視事尚書韓文疏請誅之上特見
宥由是入掌司禮監事矯詔罷文官并勒劉健謝遷致
仕李東陽以默得留後又逮韓文劉大夏李夢陽等下
獄謫戍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天下諸司官入覲每省
索二萬金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譖於上調留都永詣
上前訴已無罪上名瑾詰之語不合永即毆瑾於上前
陝西安化王寘鐇反以誅瑾爲名命張永楊一清討之

寘鐳就檻一清遂與永謀誅瑾一清留總制三邊永還獻俘衆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寧夏見寘鐳僞檄數其罪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上命內侍數人執瑾付詔獄拷問得反狀磔於市　王弇州史料談相者中書宮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母喪請假歸竟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又恃寵凌蔑有司爲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

## 寵幸三

### 斷袖　賜鑄　並詳寵幸二

### 泣魚　啗桃　並詳寵幸二　畫眉

遺肉　漢書京兆尹張敞爲婦畫眉長安傳張京兆眉有司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中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上愛其能不責之又武帝令東方朔自責朔曰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乃更賜酒一石賜肉百斤　令卞后自擇其一　韓子曰韓公爲十玉珥而美其一獻齊威王以賦十獨子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以爲夫人　引妻　宜妻　漢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使少史冠爲妻先列　禮記曰子甚宜其妻宜猶善也

### 洗兒錢　狎客詩

唐書明皇寵安祿山令楊貴妃兒之祿山小兒賜以繡被當戲爲沐小兒賜以錢號爲洗兒錢通鑑綱目金錢號爲洗兒錢通鑑後主叔寶以柔大捨爲女學士文人江總韋爲狎客總韋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尤艷麗者被以羅綺令十人狎客共賦詩采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璫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張貴妃如貴嬪之容色　幸陽侯　白馬主　漢書潤禮義　貌似蓮花　歌思白花

楚軍遂見幸　唐書潤禮義見幸武后封爲白馬寺主唐書武后嬖張昌宗易之揚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通鑑魏人楊白花形貌

瓊偉胡太后幸之懼禍奔梁胡太后作歌思之

寵幸四

晉子都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宋朝家語宋朝之美見幸于南子　弄臣鄧通　傳文帝謂申屠嘉曰通吾弄臣　妖童盧照鄰長安古意詩嘉曰妖童寵馬鐵連錢　原荀奉倩之深情　鍾夫人之重愛　嚴長樂之陳鐘勞　玉臺新咏序王義方奏彈李義府　後交劉宮中之緩箭　昔事馬周分桃見寵　弟兄協律自小學歌　少長泊割袖承恩　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　暨甄河陽由來能舞　新咏序　傳論后妃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　新咏序　淫荒挺性箴西鄰之織錦　生長深宮笑扶風之



之禮容　婉戀含辭作南國之奇態　后妃傳論

寵幸五

原詩魏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馨折以秋霜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晉張翰周小史詩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圍輔圓頤蛾眉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裾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綺靡顧眄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梁吳均詠少年詩董生惟巧笑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菜誰憐窈窕淑願君

棒繡被來就越人宿　劉遵繁華詩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勝粉白曖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鈎蓮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侍奉畫堂中本知傷輕薄含辭着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

蛾眉詎須嫉新妝近入宮　唐李頎鄭櫻桃歌石季龍僭天禄擅雄豪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蛾蛾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官軍女妓一千匹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簿新鳴鼙走馬接飛鳥銅馱琴瑟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爲公主男爲王赤花雙簟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

王昌齡春宮曲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簫外春寒賜錦袍　李賀黃頭郎詩黃頭郎撈攏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湘娥珮竹啼山露月瑟調青門石雲濕黃葛沙上蘼蕪花秋風已先發好持埽羅薦香出鴛鴦熱　張祐集靈臺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汙顏色淡埽蛾眉朝至尊　明王世貞讀史有感詩不韋泣酖杯業爲鈞奇誤臺中千黃金易君十萬戶李斯泣五刑實以倉鼠故不見三川守車馬輝衢路巧盡拙自

來利往名獨汙所以西山客居然一環堵

[原]論梁沈約宋書恩幸傳序論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絶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伸生信由恩得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偏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畢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見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鑽創痏構於牀第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及太宗晚運屢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異同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哀哉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三